

乐迷闲话

辛丰年 著

雅众·辛丰年音乐文集

 **SMPH**
上海音乐出版社
WWW.SMPH.CN

4J1454

辛丰年音乐文集

乐迷闲话

辛丰年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乐迷闲话 / 辛丰年著. - 上海: 上海音乐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523-1570-7

I. 乐… II. 辛… III. 古典音乐 - 音乐史 - 西方国家 IV. J609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6940 号

书 名: 乐迷闲话

著 者: 辛丰年

策划机构: 雅众文化

出 品 人: 费维耀

策划编辑: 曹雪峰 赵 磊

特约编辑: 林小慧

责任编辑: 唐 吟

封面设计: 段少锋

印务总监: 李霄云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

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200023

网址: www.ewen.co

www.smph.cn

发行: 上海音乐出版社

印订: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5 字数: 138 千字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3-1570-7/J · 1454

定价: 49.00 元

读者服务热线: (021) 64375066 印装质量热线: (021) 64310542

反盗版热线: (021) 64734302 (021) 64375066-241

郑重声明: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雅众文化 出品

出版说明

“辛丰年音乐文集”收录了辛丰年先生主要的六种音乐著作：《乐迷闲话》《如是我闻》《请赴音乐的盛宴》《音乐笔记》《处处有音乐》《乱谈琴》。此外，文集还收录了《中乐寻踪》的内容和《乐滴》的部分内容，分别编入《处处有音乐》和《请赴音乐的盛宴》。这些著作最初是由国内数家出版社出版的，此次为集中出版。

鉴于原版的各本著作存在同一人物、作品译名不同的问题，我们征求了作者家属的意见，在尽量保留辛丰年先生作品原貌的前提下，对这些译名进行了统一，译名原本统一但与现今译名不符的，我们全部予以保留，并做了注释，以方便读者阅读，特此说明。

“辛丰年音乐文集”编辑组

2018年7月

作者介绍

辛丰年，1923年生，原名严格，江苏南通人。曾为《读书》《音乐爱好者》等诸多知名刊物撰写音乐随笔，其中尤以《读书》杂志音乐专栏“门外读乐”知名。著有《乐迷闲话》《如是我闻》《辛丰年音乐笔记》等书十余种，驰誉书林乐界。辛丰年先生早年因抗战动乱，未能完成初中学业，后读书自学成癖，并迷上音乐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遍历乐坛诸家，饱尝古典音乐之妙。跋涉乐海半生之后，他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与理解化成一篇篇“乐普”文章，他的文字也因此成为中国乐迷亲近西方音乐的津梁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无论在他生前身后，我想到父亲的时候，最常有的感觉是惊奇：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，世上竟还有这样的人。我不是感叹他的学问有多好，文章写得有多好，而是惊讶还有这么好的人。

我当然知道，作为一个儿子，用“好人”来形容自己的父亲，这没有什么意义，在今天更是如此。在一个假道德、非道德、反道德、后道德混杂的时代，对道德的冷感和犬儒态度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我对道德理想主义依然抱有信念，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一个真实的例证。

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也是接触过他的所有人的印象。

中国人有替他人扬善隐恶的习惯，通常对文化老人会有溢美之词，但是我看别人写他的文章，深知对他的所有美好回忆都是真的，而且只是沧海一粟。

惊讶之余，必有疑惑。我常常想他那样的人究竟是怎样炼成的。是父母教的吗？好像不是。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，他的父亲是一个威严而粗暴的小军阀，民国时代做过上海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厅长和上海卫生厅长——我小时心目中标准的“坏人”。是学校教的吗？他初二就肄业了，其后全靠自学。

那么是另一个巨大的熔炉吗？他确实像同时代的许多青年，响应了时代的强烈呼唤。对于家族，父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，这种原罪的意识，从20世纪40年代接触革命思想，到“文革”中的吃尽苦头，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，他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
还有家国之耻。父亲说，他当年跑到解放区，是因为家不远处和平桥就是日本宪兵队，每次经过那里都要向日本人鞠躬，感觉非常屈辱。他总是绕道跃龙桥，避开日本人。他也不喜欢蒋介石，因为常去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看进步书籍，特别在青年会图书馆（在大世界隔壁）看了华岗的《大革命史》，痛恨蒋的屠杀，从此对国民党幻灭。

但是最直接的动因，是一本叫《罪与罚》的小说，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。2010年的时候父亲有一天打电话说他把这本书的英文版又看了一遍。他还告诉我，当年他投身新四军，

最初不是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，而是因为震撼于《罪与罚》呈现的罪孽。无论如何，推动父亲一路走来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，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。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。

还有音乐，终生自学，终生挚爱。战争年代，父亲在部队所到之处，会寻访当地音乐人，向他们请教和借乐谱抄写。在他的行军背包中，还放着德沃夏克《自新大陆交响曲》的总谱。原江苏文联秘书长章品镇先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，1945年他们一同从上海坐船到苏中分区参加新四军。两人相约仿效巴托克，随军每到一处，即以纸笔记录当地民歌。我曾见他们在异地交流采风的信件。对于他们那代的文艺青年来说，革命是最浪漫的诗篇；对父亲来说，革命是最宏伟的交响乐章。

雨果在《九三年》中说：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，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。”我父亲的一生，实践的就是雨果的这句名言，并且再加一句：在这两者之上，还有一个绝对美好的音乐。

严 锋

目 录

— 1 看似游谈却有根

— 2 钢筋铁骨有诗心——闲话钢琴

洋琴入中土 / 一大功劳 / 丑小鸭长成了天鹅 / 灵巧的击弦机 / 是机械又是工艺品 / 各式各样的钢琴 / 反对派与改革者 / 钢琴自动化 / 回过头去看看钢琴的老前辈 / 从六指弹到十指弹 / 唱独脚戏 / 从双手弹奏到多手弹奏 / 钢琴文献浩如烟海 / 移译的功能 / 普及与庸俗化

— 39 超级歌手——闲话小提琴

小提琴传入中国之后 / 古提琴 / 美妙琴音的不传之秘 / 演奏技巧的演变 / 技、艺之分 / 小品热及其他 / 技巧点滴 / 神童提琴家 / 小提琴演奏艺术走下坡路？

— 63 完美的合成乐器——闲话管弦乐队

管弦乐队在中国 / 如果巴赫听到了现代管弦乐队 /

从小到大，又复归于小 / 从配器这窗口探胜 / 角色分配 / 特性演员与陈词滥调 / 弦乐是主力 / 木管各有个性 / 铜管的进化 / 打击乐用到点子上 / 人声的引进 / 总谱、钢琴、指挥棒、速度 / 管弦大军的布阵 / 管弦乐队乐器的“吐故纳新”

— 98 “流动建筑家”怎样施工 ——闲话作曲家的创作习惯

巴赫 / 亨德尔 / 莫扎特 / 贝多芬 / 罗西尼 / 舒伯特 / 舒曼 / 门德尔松 / 柏辽兹 / 肖邦 / 李斯特 / 瓦格纳 / 勃拉姆斯 / 德沃夏克 / 鲍罗廷 / 布鲁克纳 / 比才 / 圣-桑 / 雨果·沃尔夫 / 理查德·施特劳斯 / 威尔第与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 / 格什温 / 戴留斯 / 斯美塔那 / 约翰·施特劳斯 / 拉威尔 / 普罗科菲耶夫 / 十九世纪前的作曲家 / 流动建筑工程师的血汗代价

— 141 同行与隔行之间 ——闲话乐人的交往和爱好

乐人之间的互相崇拜 / 肖邦落落寡合 李斯特交游广阔 / 勃拉姆斯的友与敌 / 大师之间的互相褒贬 / 抗衡与交恶 / 隔行不隔山 / 音乐家与非音乐家

— 160 张冠李戴和未可尽信 ——闲话某些乐曲的作者和曲题

一连串的疑案 / 冒牌的贝多芬作品 / 误认和伪作 / 标题使你误入歧途 / 洋洋大观的海顿作品标题 / 许多名作的标题并非作者自取 / 先有曲后有题的乐曲

— 174 音乐“文字”及其复制——闲话乐谱

古谱难通 / 麻烦的附点 / 乐谱还不完善 / 改革乐谱
方案多 / 卢梭与抄谱 / 印刷术为音乐效劳

— 184 乐中之舞与舞中之乐——闲话乐舞姻缘

乐舞结合，自古已然 / 歌剧中的舞蹈 / 从名曲中发
掘舞蹈

— 191 听音乐的文明
——闲话音乐会及其他

音乐会小史 / 方便听众，辅导欣赏 / “安可尔”的
灾难 / 捧场和喝倒彩 / 音响效果与建筑

— 204 音乐信使——闲话唱片音乐文化

原始的“录放机” / 早期的唱片 / 唱片的进化 / 唱
片对音乐欣赏的影响 / 唱片音乐的普及与泛滥 / 必
要与无必要的重复 / 唱片中的珍奇 / 音乐教室中的
助教 / 唱片的功与过

大约六十多年前，我到上海兰心剧院去听工部局管弦乐队的音乐会，迟到一脚，入场门已拉起了沉沉的帷幕。我站在槛外，只能听到强奏的一两句。

至今每一回想前情，总要自笑：我这乐迷始终是个槛外人。这样也好，可以自由听，自由谈，自得其乐，不亦乐乎？

这本小书也正反映了槛外人的随意性。但是虽似游谈，并非无根。多年来，不满足于就曲听曲，还想有所知，因为有所知颇有助于倾听。于是对各种资料多方涉猎，日积月累，细大不捐，搜罗了一大堆，我不想自秘，就写成此书，与同好共享。

2005 年夏

钢筋铁骨有诗心

——闲话钢琴

洋琴入中土

三十年前，听到钢琴在中国供不应求不走后门难以买到的消息，不禁联想起 19 世纪的一件蠢事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有些洋商并没掌握中国的市场信息，却想当然地不远万里运来一批钢琴。结果自然是无人问津。再运回欧洲去吧又不划算，于是大蚀其本。（此事见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鸦片战争》第一册十三页。）

那么，钢琴这洋货可以说是在大炮声的伴奏之下首次成批输入中华的了！

随着门户洞开，西风东渐，“披霞娜”（piano，钢琴最初的音译名）在中国也不那么稀奇了。

近代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当中有个张德彝，1866年出国，途经上海滩，在一个洋教习家里看到“洋女拨弄洋琴。琴大如箱，音忽洪亮忽细小，参差错落，颇觉可听”。

俄国人写的《八国联军目击记》中，记着他们攻下天津城后，在一架幸存的钢琴上弹唱俄罗斯国歌《上帝救沙皇》。

洋琴还走进了紫禁城。溥仪被赶出大内之后，参加清点文物的人们在宫中看到宣统兄弟俩玩过的琴，一旁还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时曲、小调的谱子。

1949年之前，如果到福州、厦门，特别是鼓浪屿这些比较“洋化”的地方，漫步住宅区，很容易听到洋楼中飘来的琴声。而在旧上海，花一笔不算太高的租金，便可以向“琴行”里租一架旧琴来弹弹。那些大大小小的“琴行”，除了卖琴（及其他乐器、乐谱、唱片），租琴也是它的业务。

旧时流入中土的钢琴数量之多，也许“文革”大抄家、“破四旧”时的景象可为旁证。

然而钢琴毕竟不能由有钱、有闲阶级独享，于是进艺术学校专业习琴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

有趣的是，由于教育普及，小学生中教音乐的老师总得学会弹琴，而正规的弹奏法又习之不易，对于某些人（弹者

与听者)来说也似无必要,于是应运而生出现了一种非正规的简易弹奏法。简言之便是:右手弹高音部旋律,左手像打拍子似地在低音部配以“伴奏”。此所谓“伴奏”,基本上只重复曲调重拍上那些音而已。要掌握此法,用不了多长时间。然后便可施之于一切歌曲、小曲的弹奏。据《毛毛雨》作者黎锦晖的自述,此法的发明权还要归他。

平心而论,这种弹奏法虽不登大雅之堂,然而它对于普及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却也功不可没。

洋琴之声,同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本来是格格不入的,但后来听惯了,竟弄到有些商业性电台在播放方言小曲弹唱时也把钢琴用上了!

说正经的,1934年,有位热心的洋人叫齐尔品,这是他的中国名字,原名车列甫尼。他父亲还教过俄国大音乐家普罗科菲耶夫。

在齐尔品赞助下,《牧童短笛》《摇篮曲》等道地中国风味的钢琴曲问世。这或许是一种标志:“洋”琴终于为中国所“用”了。

一大功劳

钢琴出世,约摸在18世纪之初,也便是清朝康熙中叶,曹雪芹还没生的那时代。(恕我乱想,假如钢琴早来中华,《红

红楼梦》里可能会写到它。姑苏在当时是舶来品充斥之乡，说不定，黛玉弹的不是七弦琴而是钢琴了吧？）

钢琴由简陋到完善，将它的前身同时又是劲敌的“羽管键琴”赛倒，终乃取而代之。这件事，对于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实在不小。试检从莫扎特到德彪西这一系列大音乐家的作品目录，其中数量大而地位又突出的，正是钢琴作品。这里面还有肖邦这一位，是终其一生只为钢琴谱曲的。不难设想，假如没有钢琴这乐器，或虽有而仍停留在羽管键琴那种水平上，恐怕也就不会有钢琴音乐文献中那么多杰作，自然也就不会有肖邦、李斯特、鲁宾斯坦等演奏巨匠了。

固然，羽管键琴早就有了。像老巴赫的《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》那样重要的作品，就是为羽管键琴写的。莫扎特那首包括《土耳其进行曲》在内的《A大调奏鸣曲》，原本也是羽管键琴曲。还有某些钢琴名作如贝多芬的所谓《月光曲》¹，当年出版的乐谱上标着：也可在羽管键琴上弹奏。

然而，像《热情》《黎明》那样气吞江海的音乐，除了钢琴，别的键盘乐器是一概不能胜任的。再如肖邦写的许多钢琴曲，一经改编成别的器乐曲，韵味顿然大减。这也反证了钢琴的独特价值。

1 即《月光奏鸣曲》。后文中出现的《名歌手》《英雄》等均为曲名简称，此后不再一一注释。